

“博彩業健康發展與澳門經濟新常態” 學術座談會紀要

澳門學者同盟秘書處

主辦：澳門學者同盟

時間：2015年8月14日(星期五)下午4-6時

地點：澳門科學館會議室

主持人：楊允中(澳門學者同盟會長、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顧問、教授)

發言者：莊金鋒(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

袁持平(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

陳廣漢(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

毛艷華(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

陳文鴻(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

曾忠祿(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教授)

王長斌(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副教授)

周金泉(澳門理工學院博彩教學暨研究中心副教授)

姬朝遠(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

邱庭彪(澳門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婁世艷(澳門城市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呂開顏(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講師)

博彩業作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龍頭產業，自2002年開放以來，一直是澳門特區經濟發展的制高點，十幾年來大都保持雙位數增長。但受內外環境影響，博彩業收入自2014年6月開始下跌至今，這一連跌之勢，表明澳門的博彩業已經開始終結超常成長階段，步入一種“新常態”。如何促進新形勢下澳門博彩業的健康發展成為了一項至關重要的議題。澳門學者同盟冀透過是次學術座談會，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角度進行一次系統審視，並結合現實情況，思考如何更新觀念、改變思路來保證博彩業的“新常態”發展，並且在調整經濟結構、促進適度多元上下功夫，開拓新的經濟領域，扶持有前景的新型業態，以期為澳門特區的經濟發展提供可資參照的意見和建議。現將部分發言整理附後，謹供讀者參考。(有關發言純屬爭鳴之見，不代表主辦單位及《“一國兩制”研究》立場)

博彩業面臨新挑戰

楊允中：歡迎各位專家學者，藉着是次座談會，希望大家就澳門博彩業收入下降及經濟前景作出深入的互動探索。2014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時指出，要對“一國兩制”未來的實踐抓穩、抓實、抓遠，這要求我們要把形勢看清、看深、看透。作為學者，自然不能簡單化只就表面現象作出判斷。現今博彩業和整個澳門經濟的情況比較複雜，需要作出理性分析，探究深層次淵源。首先，我們應對目前形勢作出正確認定，然後

討論從特區政府到全社會該如何努力去讓博彩業進入健康發展常態化，以確保澳門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正確實踐。

陳文鴻：澳門的博彩業主要依賴貴賓廳，但貴賓廳的客源和中場的客源是不一樣的。以前，貴賓廳的客源大多是內地一些貪官污吏，錢來得容易也願意豪賭，但現在中國政府積極反貪，貴賓廳客源難以為繼，博彩業收入也因此而下跌。其實，這種經濟的調整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之前博彩業的猛增促使了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也為澳門社會帶來了許多負面的影響，引發諸多社會矛盾。現在發展速度放緩，產業進入調整，某種程度上反而有助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以免泡沫經濟進一步引發更多社會問題。貴賓廳的問題其實只是一方面，國際經濟狀態正處於一個不穩定時期，2008年開始的金融海嘯還沒有完全過去，全球經濟仍然存在很多是當時埋下的問題，近期美國不停講要加息，這對全球經濟造成很大壓力，人民幣不久前貶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更加要貶值。我們還要面對的是全球經濟的週期性問題，這是比較長波動的週期，所以今後的發展會越來越困難。

周金泉：博彩業下跌的主因是貴賓廳萎縮造成，但若大家查看數據，便會發現其實在博彩業收入下跌的同時，娛樂場的中場收入和博彩周邊行業的收入並沒有太大的波動，可見如果沒有貴賓廳，澳門的博彩娛樂業仍然是有市場有前途的。造成博彩業下跌的原因已經談過很多，至於對策，我個人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重視。

第一，博彩業下跌多少和國內打貪反腐及經濟放緩有關，故此澳門應該繼續向中央爭取更多的可能支持，因為貪腐的人不一定非到澳門來，限制他們來澳作用不大，他們可以去越南、朝鮮，限制內地人來澳對打貪沒有必然的幫助，所以澳門應再向中央爭取適度擴大客源，讓更多內地人到澳門旅遊消費。

第二，澳門博彩業應積極加強自身的競爭力，眾所周知，東南亞多個地方都希望發展博彩業來刺激經濟和旅遊業的發展，澳門如何能在眾多競爭對手之下突圍而出，就要看澳門如何發展起一系列博彩、旅

遊、文化、娛樂等產業，建立並完善一個完整體系來支撐澳門博彩旅遊業的發展。

第三，澳門應該加強區域合作，就旅遊業來看，可以考慮發展粵港澳遊以吸引遊客，人們都是貪新厭舊的，而且現在流行國外遊，旅客很容易流失，若能和周邊地方合作推出區域性中長綫旅遊，增加一點新元素，將會讓澳門更具吸引力。例如拉斯維加斯的產業轉型，其博彩業結構調整非常合理，再結合洛杉磯、大峽谷這些周邊的優勢發展區域旅遊，而非純粹靠博彩業來支撐整個經濟。這很值得澳門學習。

王長斌：首先，從經濟層面上看，目前這一波博彩業的連跌，原因當然是各方面的，當中最主要的有三：一是內地經濟放緩，國內有一段時間有四萬億的刺激，這個四萬億的刺激產生了一批賺錢很容易的富翁，如房地產行業的人，這些人來到澳門賭博的機會很多，也因為錢來得容易，所以比較會豪賭。現在國內經濟放緩，賺錢不容易了，那些要靠出口產品一點一點累積財富的商人不見得會來澳門豪賭。二是原有貴賓廳的機制失效，其過度借貸產生的泡沫已呈破滅。三是關口的控制，內地人來澳門的控制相對嚴格，必須要出示機票才能進澳門。這些都是引發博彩業連跌的因素。基於對症下藥的考慮，我認為澳門的發展、澳門的經濟恐怕還是需要依賴內地，內地的經濟如果能反彈得好，澳門的反彈也快，如果內地經濟搞得不好，澳門恐怕也會被拖累。

2022年是賭牌續約的時間點，現在，我們正處於博彩業的中期檢討時期。特區政府現在便應考慮賭牌該如何續約的問題，究竟是維持現狀還是進一步開放賭權？我個人的看法是完全放開，比如貴賓廳大部分是私人承包，這些承包人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政府可考慮擴大開放賭權，讓這些經營貴賓廳的人直接辦娛樂場，因為承包貴賓廳的成本太低，一旦澳門經濟下滑，他們隨時可以轉戰其他海外賭場，但如果讓他們直接辦娛樂場，讓他們把錢投資在澳門，就可以留住這些資金。此外，特區政府除了要考慮賭牌續約問題，還應考慮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監管博彩業。澳門對於博彩業監管的法律有不少，但其執行力度不足，這也讓中央政府對澳門有疑慮，特區政府應該好好作出

改善，為博彩業建立一個正面的形象，消除中央的疑慮，讓中央放心，中央才能放更多的人來澳門旅遊，澳門的經濟才會好起來。

婁世艷：我想講四點。第一，博彩業稅收連續 14 個月下跌，一定程度上是一件好事，我個人認為，如果經濟長期處於過熱狀態，會很容易出現問題。現在有機會給澳門學者、企業和特區政府一段冷靜思考的時期，讓政府和企業去思考博彩業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目前經歷一些陣痛，總比當產業結構內部矛盾積累到無法處理而產生經濟危機要好得多。第二，我非常贊同在產業轉型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應該要起主導作用，有學者提到博彩業要引入競爭機制，我則有少許擔憂，博彩業利潤率這麼高，如果一下子放開了競爭機制，人們對利潤的未來預期會造成過多的人擠入博彩產業，形成過度競爭，也有可能產生經濟危機。我認為競爭機制的引入應該以政府監管為前提。第三，政府出於對澳門社會安定的考慮對居民採取了負責任博彩的相關措施，但對內地居民卻沒有，實際上那些經常進出澳門的人很可能就是博彩成癮者，內地政府除了擔心洗黑錢的問題外，這些有賭癮的人所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也在考慮之內，所以，從保證澳門博彩業的穩定和長期利益來說，我贊成對內地居民亦採取相關的保護措施和相關治療。第四，參與區域競爭是一個必然趨勢，但應該強調人才在其中的作用。在內地很多大城市的發展中，成為富裕階層的都是外來移民，要想澳門最終保持這種富裕程度，人才比錢財重要，澳門政府很有錢，但在參與區域競爭中需要培養澳門本地人才，不僅僅是學歷方面，澳門現時就業人口的大學以上程度已經達到 1/3，不算低了。但更重要的是，市場競爭意識的培養，讓本地企業和居民參與到競爭中。

姬朝遠：中央政府認為澳門不能讓博彩業一業獨大，這當然值得我們深思，但博彩業的存在及其發展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就澳門而言，博彩業有其多方面存在理由。第一，博彩業世界性的大發展是二戰結束十年之後，大概是上個世紀 50 年代，人類和平到一定時期，資本積累到一定時候，基本生活有保障之

後，娛樂業就會發展，博彩業作為娛樂業的一部分是一種經濟發展現象，這是避免不了的。這是全世界共同現象，不只是在中國。第二，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人民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整個經濟發展並不完全成熟，博彩業作為一種娛樂方式若在內地全面發展，後果可能不堪設想，例如在北部地區 5 元一注便可能讓人傾家蕩產失去生產資料，但在珠三角就算 10 元一注人們也可以天天當正常娛樂去玩，為了調控讓 13 億人中已富起來那一部人能找到這樣一種娛樂方式，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博彩業設在澳門，因為澳門不僅是在地域上便於監控，而且設置海關，它為我們避免博彩業為社會帶來負效應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第三，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博彩業是經濟再分配的一種方式，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通過娛樂業規範化，這樣一種再分配的方式便是正當的，世界十大賭城的經濟發展跟市民的福利都是成正比的。第四，澳門的博彩業是個陽光產業，“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中就應該包括這個產業。

不過，現在澳門博彩業是面臨周邊地區的市場競爭、市場騷擾和市場替代的威脅，若做得不好，競爭力下降，很容易會被周邊發展博彩業的地區替代。從市場角度看，澳門博彩業正面臨着難得的調整機遇，促進大家認清問題，思考如何更好地監管和發展博彩業，這對未來發展是有好處的。

推動多元經濟發展

陳廣漢：首先，澳門經濟現在正進入了一個由市場主導的結構調整期。如果說，以前澳門要搞產業適度多元化是由於中央在號召，特區政府在跟從的話，現在就是市場要求澳門要產業多元化。經濟結構調整一般由兩隻手推動：政府和市場，但真正可行的產業結構一定是由市場自身調整過來的。以珠三角的產業為例，已經調整了十幾年，調整不過來的產業都關門了。從這個角度看，如果澳門有市場危機感，產業努力按照市場要求作出調整，澳門經濟就有救，如果沒有危機感不進行調整，那澳門的前景是悲觀的。

第二，博彩業肯定是澳門的優勢產業，其面對的

問題不是要不要發展，而是如何發展。如何發展主要是兩個方向：博彩業的量、博彩業的質。博彩業的量究竟要保持多少？這要看澳門自身的需要。毫無疑問，博彩業是澳門社會穩定的兜底行業，博彩業的稅收是特區政府基本的底氣，這個底氣肯定要保住。以內地房地產業為例，儘管都說房地產泡沫，政府想辦法讓其回吐一下是可以的，但若真把房地產業都打垮了，經濟也會跟着垮下去，這是不可行的。同樣道理，博彩業的發展，從量上說可以放緩，大家可以調低對其的預期，但必須保留一定底限。至於質，則可以無限量地提高。

第三，澳門真正的優勢在哪裏？澳門的發展應該圍繞國家給澳門的兩大定位：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這兩個地位是國家讓澳門做的，也是澳門的優勢所在，但目前看澳門做得並不理想。比如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國家為此做了很多工作，澳門也做了很多工作，但其經濟的分量始終沒有太大提高。若能發揮好這兩方面的優勢，澳門的產業便能多元化發展。

第四，珠澳合作問題。關於粵港澳區域合作的學術討論很多，官方也常說合作深入，但這些都是套話。實際上，兩地的合作是越來越不順利，越來越找不到突破點，合作的意願也越來越不一致。比如現在澳門和橫琴的區域合作，合作中要建立產業園，其實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已經不需要在珠三角地區劃一個產業園，企業都要自由競爭發展，澳門的產業要走進內地市場必須要有競爭力。對於珠三角來說，和澳門合作當然望澳門的產業走進珠三角後能幫助當地的產業走進國際市場，但實際上，澳門的產業進入產業園就是為了要地，作為出地方的橫琴或珠三角地區沒有得到任何好處，這不是一個能長遠合作的模式。粵港澳三方在區域合作的議題上必須建立一種利益共用的模式及機制，否則將缺乏合作動力。因此，澳門若能發揮好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把葡語國家的投資引進珠三角，讓珠三角地區在合作中也能獲利，創造雙贏，這樣才是真正發展區域合作的方向。

曾忠祿：博彩業對澳門其他產業的帶動有多大，這是需要更科學的評價的問題。從數據上看，博彩業

似乎對其他產業有很大的帶動，其具體表現為非博彩產業這些年來有較大增長。這些行業包括酒店業、零售業、餐飲業等。但這些行業的增長有多大程度上是博彩業帶動的呢？我的研究發現，澳門的酒店業、零售業、餐飲業及其他行業的發展基本上只是與內地這些行業的發展同步，內地並沒有博彩業，但酒店業、零售業、餐飲業都是高增長行業。因此，我個人認為，這些行業的增長和博彩業發展有聯繫，但聯繫不如想像的那麼大。增長推動澳門上述行業的增長，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這些原因包括內地居民消費力增強，其次是，澳門本地居民消費的增加。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的數據，澳門的零售業有超過40%是由本地居民消費的，本地居民收入增加引起了消費的增加。另外，澳門人口大量增長也是帶動消費增長的重要因素。

澳門要實行產業適度多元化的目的是為了分散經濟風險，為特區政府帶來新的稅收點、為社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現在的多元產業實際上是靠博彩業支持，政府通過博彩業得到的收入一部分用於資助多元化產業。但這些產業能否為澳門帶來新的財政收入來源，我們需要去評估，需要了解在不斷投入十年、二十年後，這些行業是否能發展成一個能有利潤、為社會發來回報的產業。政府應當建立一個績效評估機制，否則只為了多元而多元，結果不但不能減少澳門現有的風險，反而會加重這種風險，現行的情況恰恰是加重了對博彩業的依賴。

對於澳門應該下功夫觀察，引起了我的一些想法，剛才陳廣漢教授提到在澳門建立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有優勢。澳門在培養人才方面可能具備優勢，但作為中介的作用，優勢並不存在。我曾經參加過一次討論如何建立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會議，我當時提議，要將澳門建成中介平台，有沒有知識積累，對葡語國家有沒有相關研究以及建立相應的數據庫，澳門目前並沒有人做相關的研究。沒有知識平台的支持，澳門做中介的基礎在哪裏？只是單單將葡語國家的產品拿到澳門作展覽，內地人在澳門買，或讓內地的產品在澳門展出，讓葡語國家的顧客到澳門

買，是沒有經濟意義的。一般常識都是，要買大陸的產品，葡語國家的肯定到浙江的義烏去看，而不會到澳門來看。因為那樣更直接。成本更低，效益更高。但是如果把澳門作為中葡政治交流的平台，每年組織一些會議在澳門舉行，則是可行的。但那是另外一種平台，而不是商貿平台了。

毛艷華：第一，今天探討的雖然是澳門博彩業經濟健康發展，但在這個問題的思考上要改變思維方式，不能只以澳門眼光談澳門發展，如果再停留在探討博彩業在澳門內部如何發展可能不足夠，需要放在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這個更大的目標來思考。特區政府如下定決心把旅遊業做好，對於改變就業結構和民生福祉有莫大益處。第二，過去十多年來國家對深化粵港澳合作提供了很多政策措施，但究竟有沒有效果，例如區域經貿平台、粵澳跨境工業園區等，值得深思。相反，香港的行動很快，更能夠抓住機遇和發揮自身的優勢。例如，在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後的短短幾個月內，香港國際機場就在南沙新區片區建立了海外倉，通過“綠色關鎖”實現快速通關，貨物從香港國際機場貨站到南沙保稅港區的“海外倉”僅需要3個小時，可以看出香港很會利用自貿試驗區的政策優勢，將跨境物流產業鏈發展起來。現在廣東在做珠三角航空網路和空港經濟的整體規劃，打造珠三角航空物流網路，香港的航空物流增長最快，澳門機場能不能發揮作用，如何把澳門航空產業做好，這真的是需要政府帶頭思考和發展的，民間企業做不了。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也有這樣的問題。澳門要建成“一個中心、一個平台”，這個定位是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來的，如果做不好，將對不起國家的期望。因此，回頭來說，澳門發展不要局限在賭場貴賓廳如何發展。第三，需要對澳門2020年、2030年的發展做長遠的規劃，也許已經做過了，澳門如何定位，在世界中要發揮甚麼作用，經濟轉型和產業發展需要政府戰略性的思考和推動。

姬朝遠：澳門建立世界級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是2008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中第一次提出來的，也就是說這是

中央導向下讓澳門在博彩業之外發展產業適度多元化。現在的情況則是市場導向，特區政府可以考慮在2022年賭權續約之時對投得賭牌的企業增加要求，比如必須要附加一些高科技產業才發予賭牌，這也是一個引導澳門產業適度多元的做法。

加強區域合作

莊金鋒：澳門特區雖小，但一直受中央政府看重。多年來，中央政府對澳門的發展都提出了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一是把澳門建設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二是讓澳門成為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2015年的博覽亞洲論壇中，中央又正式把澳門納入“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戰略中。

中央政府給予的定位和任務，某種程度上令澳門有點被壓得透不過氣來。澳門特區政府面對這些定位其實應該有限制性和選擇性，而不是完全盲目跟從。以納入“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來說，從報章評論看似澳門人都在叫好，認為澳門很具備條件。但我個人認為，澳門加入“一帶一路”實際上條件並不足，至少我認為有三大短板缺憾：第一，“一帶一路”是國家長遠的發展戰略，目前處在最初的階段，主要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跨國的金融機構，在金融層面上來支持很多其他國家的基礎建設，以使世界各國達到共同發展，這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第二，對於“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人是缺乏思想準備的，同時也沒有足夠的物質基礎，要發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澳門卻連一個較為像樣的深水碼頭都沒有，如何參與發展呢？第三，“一帶一路”是中國新時期的大戰略，它的設想是要貫穿亞、歐、非大陸連接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參與這個戰略的很多都是主權國家，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主權國家，純粹以中國一員參與，注定是成不了主角的，也沒有能力擔當主角的重任，既然是這樣，澳門又何必把精力放在上面呢？

澳門要發展經濟適度多元化，就應該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區域合作之上，過去強調跟廣東合作是對的，

後來強調跟橫琴的合作，現在中山和江門都相繼提出要劃出土地跟澳門合作。這些區域合作的條件是一個比一個優惠，而且是澳門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應當把區劃合作作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的主攻方向和主要希望。

袁持平：第一，博彩業與其他產業發展一樣有些非週期性的因素，所以我強調中場發展。博彩作為娛樂旅遊的一個類別是會長期存在的。在法律上討論非常有意義，博彩業在澳門是合法的，內地客如果資金來源正當是沒有問題。中場這一塊是關乎澳門未來發展的基礎，內地市場的支撐也會越來越強。第二，澳門與內地政府合作中存在很多爭議，我們最近深入到內地調查時發現，出現問題可能是雙方造成的，內地最大問題是有一套規則，成熟的市場運作移到內地後完全不相容，如果自貿區能夠參照港澳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這種成熟市場規則，才能成為真正的自貿區。所以現時建設自貿區時磨擦非常大，不單單是行政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假如地方政府做得非常好，但還需面臨中央政府，尤其涉及稅收問題。如果澳門要在自貿區中獲得利益，可以留意國家發展動向，最近內地發展新興市場，把網絡連通到農村後，農村市場開始成長起來，對電視、電腦以及網絡等需求很大，這就有消費。

邱庭彪：作為一個澳門人，如何正確看待當前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第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是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設立的，成立特別行政區最終目的不僅僅為了澳門的發展，而是透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對“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作為將來台灣回歸祖國的良好示範，因此，澳門經濟不能一直往壞方向發展。在這個前提下，經濟發展是不是意味着單純地發展好博彩業？回答是否定的。回看澳門的經濟，幾十年來澳葡政府研究過很多方法不發展博彩業，而想方設法發展工業和服務業，但最後都失敗了。歷史告訴我們，博彩業在澳門經濟中佔有重要位置，但要回答的問題是，單單發展博彩業是否對澳門居民有利？澳門經濟發展不能再下滑，而發展博彩業是最快的方法，但未來澳門居民能不能分享經濟成果才是關鍵。曾忠

祿教授提到，澳門經濟發展以後，澳門人不是受益最多者，反而是承擔了通脹的大部分後果，包括生活成本上漲、樓價飆升等，因此國家希望限制澳門博彩業發展，如賭枱每年以3%增長預期。但在過去十年，特區政府已用盡每一年3%的增長，結果是博彩業得到高速發展，賭枱迅速增長，卻形成了現時博彩業收益大幅下跌的情況，事實上這樣的高速發展態勢已用盡了未來十年的發展機遇。當然，特區政府提出了很多應對方法，例如建立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我們應該要積極推動這個問題的落實。我作為澳門大學中葡雙語法學的課程主任，原本構想先讓學生到葡萄牙學習1年葡語，但在推動過程中遇到很多如人事、行政和財政的阻力。懂葡語的人佔全澳人口不到5%，懂專業葡語的人就更少，將來如何推動澳門作為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仍有很多挑戰。

第二，有人認為澳門商人在廣東省都可以取得土地，其實情況不是這樣的。特區政府願意出資(50%投資成本)與廣東省如珠海市政府合作，而內地政府出土地，並用40年的租金計算，不需要土地開發成本。但特區政府沒有話語權，那麼政府怎樣制定政策鼓勵澳門人到國內工作或投資呢？澳門中小企業眾多，基本上沒可能與內地大規模企業競爭，但特區政府還是希望出錢到內地投資，從而給本地企業更多政策優惠和發展空間，讓澳門人可以“走出去”，鍛鍊專業能力，起到培養人才的目的。所以，內地與澳門合作時，在產業園中是否可以給予澳門土地以外的更多優惠，除了政府出資外，例如給予更多培育澳門人才的機會。當然，我說的給予澳門人機會不是說只給澳門人優惠，不與內地人競爭，我認同有競爭才有進步。現在問題是，門檻太高，澳門人基本上沒有機會進入，投資資本動輒最少要1、2億，澳門人哪有這麼多資本？

陳廣漢：我也聽到過類似情況。但其中有一個實際問題，珠三角地區發展已經不是產業園的時代了，靠一個地方給予優惠已經過時了。有一個例子，一間澳門企業得到橫琴的一塊土地辦印刷廠，但廣東省的企業就認為，他們的印刷水平較高，為何不與他們合作？為何要保護澳門企業？值得注意的是，澳門年輕

人到內地工作，是要與內地年輕人競爭的，不是只招澳門人，而且兩地的就業待遇與情況也不盡相同。

陳文鴻：全球經濟問題影響絕不僅限澳門，對中國的影響也一樣大。有學者提出澳門應再向中央爭取優惠政策，但中央也有許多自身的困難，“一帶一路”的提出就是中國望打破現有困境的方法。澳門的確應該加強與周邊地區的合作，與香港、廣東一起思考如利用“一帶一路”的契機共同發展，但必須找對方向。我不認為應該做甚麼航運，現在整個國際經濟已經不是在發展加工貿易，不是把貨運到哪裏能賺多少錢的問題。金融服務才是增高點，如香港正在努力發展離岸的服務中心、離岸的金融中心的業務。中央提出“一帶一路”是一個很大的機會，但無論是中央還是港澳，也要好好研究應朝甚麼方向發展。

對於區域合作的問題，我們與香港工業總會進行過一項關於香港企業在珠三角地區發展情況的研究，結果是成本和競爭力問題將會導致全面崩潰。所以就算內地其他地方讓澳門進去，中小企業很難發展。香港企業這麼多年來已做得很好，現在應該是前途渺茫了。最重要的問題是，香港企業想離開但現實不容許，因為離開需要錢、需要人才，等等。因此我們的預測是 30% 企業可能在未來一、兩年就要崩潰了。我們都了解，就算內地一直推行扶助政策，作用亦不太大，香港整體工資高是不能改變的，內地工資比泰國高，泰國工資比越南高，越南工資比柬埔寨高，柬埔寨工資比緬甸高，還沒有說到孟加拉，因此在傳統加工貿易已經不可能有太大發展，但服務業則需要人才，香港在服務業方面人才不夠，但在某些高端服務業應該說還是具有競爭能力的。經濟發展面對的問題仍然不少，如法制問題，香港是英美法系，而澳門是大陸法系，不易也不可能轉變過來；澳門要發展服務業也不容易，本身投資比較小，而一旦涉及葡語就更困難，但是為甚麼在澳門就不能鼓勵學習俄羅斯語？整個俄羅斯以及東歐地區都用俄羅斯語，澳門除了按照中央的規定辦事外，還可以發展其他事業。現時已有很多原本在塞浦路斯的俄羅斯企業轉移到香港，澳門也可以爭取部分俄羅斯企業，關鍵是如何爭取。一是不要亂爭取，哪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才去

爭取；二是要發展必須下大功夫，而澳門這麼多年來似乎沒有下大功夫。

呂開顏：這一年來的新情況並不是博彩業衰退的現象，如果對澳門博彩業有一定認識的話，失業率仍處於 1.8% 的低位，工資中位數也保持在澳門幣 17,500 元，我個人判斷這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因為到 2018 年大型娛樂場落成以後，博彩業產品和遊客客源會有質的改變。我統計了有博彩業的發達國家，這個產業大約佔 GDP 的 1%，一般認為中國人比較好賭，我估計博彩業比佔 GDP 1-2% 還要高，中國 GDP 是 10 萬億美金，換言之，博彩業至少有 1,000 億美金，因此從整體上來說，我對於博彩業發展是樂觀的，雖然澳門博彩稅收連連下跌，但整體經濟沒有太大震盪，而且政府目前有充足的財政盈餘。當然，澳門經濟發展有一些隱憂，未來在區域合作當中可能面對不少的挑戰，如剛才幾位教授提到政府與內地政府合作時僅有參與權而沒有管理權，還有制度設置的問題。另一方面，產業多元化實際上是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去推動，澳門很市場化、自由化，但是欠缺了政府的規劃，就難以制定強有力的措施來推動產業多元化。行政長官最近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中已提到將為產業多元化制定規劃，但要 3-5 年才能完成。大家可以想像，城市規劃、人口規劃會如何呢？我同意政府是關鍵因素，它將影響澳門未來整體發展的方向。

楊允中：今天的座談會很有積極性，在座各位談到很多政策上的問題和對社會現象的科學認定，基本上達到預期目標，可以略為歸納一下：行政長官提到“賭收靠穩，審慎樂觀”，我認為這個判斷比較理性客觀，基本成立，但最近兩個月的賭收已經脫離政府設定界限，到底怎麼看？甚麼叫“靠穩”？政府設定每月博彩毛收入 200 億，即每天 6.6 億毛收入，如果長期能保持這個水準，當然不錯，如果略低一些，每月毛收入為 180 億元，其實也可接受。按照目前政府財政預算每年 800 億左右，按每天 6.6 億算即 1 年有 2,000 多億，35% 博彩稅，應該可以維持至少 600 億以上的博彩稅收，加上其他稅收、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政府透露總計為 5,000 億（約 630 億美元）這個家

底已經不錯，平均每位居民可以分攤 10 萬美元，處於世界超高水平。如果對現時形勢看得不準，過分憂慮或急於推出緊縮措施，其必要性恐怕都不大。即使下半年不能好轉，可能繼續下滑，2015 甚至可能是首次雙位數負增長年，但澳門仍然是全球最大博彩業所在，政府保持無赤字財政收支平衡應有可能。反過

來，對於前一階段超高超快發展，應該說有正常一面，也有不正常一面，通過調整使之進入常態化、穩定化發展不是更好嗎？當前關鍵是要看準，不能沉不住氣，不能自亂陣腳。整體來看，澳門經濟已進入一個全面調整期，而宏觀上，這項調整的積極意義要大於消極方面。